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

二十二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四

魏紀

邵陵厲公 史稱齊王

張疑 復舊 郡 火浣 布

吳將 伐魏

廣田 楊豫

鄧艾 屯田

厲公

諱芳明帝養子也立為太子景初三年正月明帝崩太子即位
正始元年庚申越嶲蠻夷數叛漢殺太守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寄治
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漢主以張疑鄂力為越嶲太守疑招慰新
附誅討彊猾戶八切蠻夷畏服郡界悉平復還舊治 是歲西域
重譯獻火浣布先是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
明其不然明帝刊石于廟門之外以示來世及西域使至乃刊
滅此論天下笑之出本

二年春吳人將伐魏零陵太守殷札言於吳主曰札曹氏虎爭
之際而幼童泣事宜西命益州軍于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眾直
指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困於
受敵長安以西務禦蜀軍許洛之眾執必分離犄角並進犄角
也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棄勝以定華夏若循前輕舉不足

八鑑五二四

六一

大用也吳主不能用四月吳朱然圍樊六月太傅懿督諸軍救樊
吳軍聞之夜遁 漢大司馬蔣琬以諸葛亮數出秦川道險運糧
難卒無成功卒音猝乃多作舟船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與上庸漢
人咸以為事有不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漢主遣尚書令費禕等
喻指琬乃上言請徙屯涪漢主從之涪音浮蜀地廣漢郡 朝廷
欲廣田畜穀於楊豫之間使尚書郎鄧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
以為昔太祖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
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土下田良
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
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溉灌通漕運計
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閒可積三千萬斛於淮
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太傅懿善之是
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興軍眾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
有儲而無水害出本

林之奇曰它日晉能平吳者雖杜預王濬之功而所以能成功



管寧
高潔

者艾之力也

處士管寧卒寧名行高潔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和易能因事導人於善人無不化服及卒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

嗟嘆本傳

四年十月漢將琬自漢中還住涪疾益甚以漢中太守王平為鎮北大將軍督漢中十一月漢主以尚書令費禕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征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主昶上言地有常險守無常執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有急不足相赴遂徙屯新野宗室曹囧上書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敝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疎而並用之故能保其社稷歷紀長久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臣竊惟此寢不安席謹撰合所聞論其成敗曰昔夏商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也秦觀周之敝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

鑑五十四

二

等之爵立郡縣之官內無宗子以自毗輔上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譬猶艾刈股肱獨任胷腹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眾五年之中遂成帝業何則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執然也漢監秦之失也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徒以諸侯疆大磐石膠固故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故賈誼以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鼂錯之計削黜諸侯遂有七國之患蓋兆發高帝豐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遂以陵夷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至于哀平王氏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乱宗室王侯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息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執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擒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

厲公

魏不用三策代長

百足之蟲至死不僵

論親賢並用

齊魯偏弊

曹爽伐蜀欲立威名

費禕圍碁

厲公

失策龍周之舊制至於桓靈閹宦用事閹衣檢切宮中守門者君孤立於上

臣弄權于下由是天下鼎沸姦究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徐刃切也宮

室變為榛藪上側說切木叢生曰榛太祖皇帝龍飛鳳翔掃除凶逆大魏之

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子弟宗室

權均匹夫執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

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

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

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間古寬切隔也與相維制非所以彊幹弱

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

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致百人以上非所以勸進

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衆

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是以聖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故天下有

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因異以此論感寤曹爽不能用謂武帝文帝王傳注

晁曰太公治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

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衰矣且親親尊尊之道相須

而成齊一於尊賢而不知親親此周公所以逆知篡弒之臣魯

一於親親而不知尊賢此太公所以逆知有浸微之患曹罔之

言可謂知此理矣日諄諄言之而爽不能用此其所以終為司

馬氏之所篡者歟

五年李勝鄧颺欲令大將軍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太傅懿

止之不能得三月爽至西長安發卒十餘萬人自駱谷入漢中音

以待涪兵王平曰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深禍今宜先

遣劉護軍據興執平為後拒比爾間此至涪軍亦至此計之上

也諸將皆疑唯護軍劉敏與平意同遂帥所領據興執閏月漢主

遣大將軍費禕督諸軍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

圍碁于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上胡慣也嚴駕已訖禕與敏對戲色

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 四月大

將軍爽兵距興執不得進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民夷號泣道

路涪軍及費禕兵繼至五月引軍還費禕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

八鑑五十四

三

張

費禕
識悟
過人

董允
不及
費禕

陸抗
代遜

董允
忠益

黃皓
弄威

步騭
為相

葛亮
惜赦

厲本

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眾關中為之虛耗 是歲漢大司馬琬以病因讓州職於大將軍禕漢主乃以禕為益州刺史以待中董允守尚書令為禕之副時戰國多事公務煩猥禕為尚書令識悟過人每省讀文書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晡申時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及董允代禕欲數禕之所行數戶孝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遠若此非吾之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六年吳丞相陸遜卒其子抗為建武校尉代領其眾 十一月漢大司馬琬尚書令董允皆卒以尚書呂乂為尚書令董允秉心公亮獻可替否備盡忠益漢主甚嚴憚之官人黃皓便僻佞慧漢主愛之允上則正色規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費禕以選曹郎陳祗代允為侍中祗矜厲有威容多伎藝挾智數故禕以為賢越次而用之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累遷至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自陳祗有寵而漢主

鑑五十四

四

追怨董允日深謂為自輕由祗阿意迎合而皓浸潤構間故也

七年幽州刺史毋丘儉以高句驪王位宮數為侵叛督諸軍討之

位宮犇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緬燥過沃沮千有餘里馱

馱切沮千餘切東沃沮其國在高句驪蓋馬大至肅慎氏南界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即此其國在不咸山北刻石紀功而還所

誅納八千餘口 九月吳主以步騭為丞相朱然為左大司馬全

琮為右大司馬分荊州為二部以呂岱為上大將軍督右部自武

昌以西至蒲圻武昌故楚之東鄂在漢為江夏郡之鄂縣吳改為郡有蒲圻湖武昌都焉黃龍元年始遷都建業圻音祈漢江夏

昌漢大赦大司農孟光於眾中責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

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

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究之

惡乎禕但顧謝跋踏而已跋于六切踏資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

赦者亮荅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具漢不願為赦先帝

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語

蜀人稱亮

論赦宥之道

譙周諫漢主遊觀

徐邈三辭公

廣公

赦也若劉景升季王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由是蜀人稱亮之賢知禕不及焉 陳壽評曰諸葛亮為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東萊評曰易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夫行有過誤非故罪者君子則許其遷善書稱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夫刑疑而罰罰疑而免從輕比也蓋過則非其心疑則莫得其情此兩者不可加刑故古人有赦未聞凡繫獄者一切釋之不問也後世則不然以姑息為政務行私惠輕重悉原違天討廢國典縱茲究賊良善為惡而幸免者肩摩而袂屬是以吳漢王符之徒皆憤之不願肆赦世猶以為空言未信至於諸葛亮行之於蜀迨其久也蜀土懷之無異周人之詠邵公則其效可見矣王通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殆謂亮而發也

吳人罷大錢漢主以姜維為衛將軍與費禕並錄尚書事漢主數出遊觀增廣聲樂太子家令譙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以爭神器才智之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執之廣陘惟其德之

八鑑五十四

八五

薄厚也於時更始公孫述等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為善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者遂務理冤獄崇節儉北州歌歎声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素未之識舉兵助之其餘望風慕德邳彤上貧悲切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病齋棺襁負而至繼舉兩切負兒衣也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彊而成帝業及在洛陽嘗欲小出銚期進諫銚餘招切即姓也期各即時還車及潁川盜起寇恂請世祖身往臨賊聞言即行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帝者之欲善也如此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能為者以副人望漢主不聽蜀志禕傳

八年大將軍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太傅懿不能禁與爽有隙稱疾不與政事與讀曰豫

九年夏四月以司空高柔為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邈數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

管輅
善易

何晏
卜求
三公

與死
人語

懿奏
爽罪
惡

夷爽
等三
族

令女
截耳
斷鼻

厲公

五月漢費禕出屯漢中自蔣琬及禕雖身居於外慶賞威刑皆選
先諮斷然後乃行禕雅性謙素當國功名略與琬比 何晏聞平
原管輅明於術數請與相見與之論易時鄧錫在坐謂輅曰君自
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
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
三公不與否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何也
輅曰昔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此非卜筮
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執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
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
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輅還具以語其舅舅
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以輅為狂輅
十二月太傅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
嘉平元年正月帝謁高平陵大將軍爽與弟中領軍羲等皆從太
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召
司徒高柔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羲營宮

鑑五十四

六

因奏爽罪惡於帝爽得懿奏事迫窘不知所為初爽以桓範鄉里
老宿於九卿中特禮之及懿起兵範勸爽兄弟以天子詔許昌發
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
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爽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乃奉
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有司奏爽與何晏鄧
錫丁謐畢軌李勝等陰謀反逆於是收爽羲訓晏錫軌勝并桓
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夷三族先是爽辟王沈持林及泰山羊
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切難日復何容易沈遂行及爽敗
沈以故吏免乃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爽
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無子其父文寧欲嫁之令女刀截
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強迎以歸復將嫁之
令女竊入復室引刀自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閒如輕
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
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
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不行吾豈為乎司馬懿

鬼幽 何晏 好老 莊

論老 莊末 流之 失

清談 禍甚 桀紂 臨川 禍甚 王衍

所行 異行 言



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為曹氏後管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肉筋舉切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則到如鬼躁鬼幽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老上枯此為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輅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與夏侯玄荀粲及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上臧曹切酒滓也下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本傳以太傅懿為丞相加九錫懿固辭不受

東萊評曰博施濟眾之謂仁制事適宜之謂義踐斯二者之謂禮二帝三王以是相授而未之或改也其文則六藝鄒魯之士多能用之及衰周之末有老氏者出焉以為後世之亂皆由文滅其質乃獨推尊道德以為教因培擊仁義絕滅礼孝欲反本救弊庶幾乎三皇之治也然刻薄之人喜其簡賤仁義於是專用刀鋸法術以御眾故申韓自附於老子而為刑名之學放蕩之士樂其鄙棄礼法於是專為淫酗貪縱以適己故王何亦自

金士口

六

附於老子而崇虛無之論刑名之學行而秦亡虛無之論起而晉滅固非老子之本意而其教有以致之也雖然簡賤仁義者學卑而禍大鄙棄礼法者論高而患深學卑禍大者易見論高患深者難知是以晉之亂至於卒中國胥為夷狄而莫之悟歷三百餘年然則過於秦之失遠矣噫後之學者可不監哉管見曰自何晏王弼以老子莊周之書訓釋大義王衍等競相慕效專事清談糟粕五經蔑視敦實風流版蕩國隨以亡覆轍在前而後車不戒昔人以王衍清談之禍甚於桀紂而未見王臨川談經之禍甚於王衍也或問清談祖老莊虛無之論其致弊固其宜談經者宗孔氏何反為世禍乎曰其源深其流漫非一言而可盡姑論其大者所行異乎所言異乎所行以此教人使人不異乎已此臨川之大機也所行異乎所言故訓釋三經語孟之書高挹道德深鈎性命如是而仁如是而智如是而義如是而礼樂如是而刑政虞舜必同乎三皇三王必同乎二帝孔子所教必堯舜文武之教也孟子所訓即周孔回伋之

所言
異所
行

所述也索引配合如出乎一人援據比類如出乎一時析字之
偏傍則李斯小篆有道德性命之意信佛之幻詭則李長者合
論貫八卦九疇之妙此其所言之失大槩也所言異乎所行故
開陳熙寧元豐之政變革祖宗拂違公議以成憲為因循不足
法以君子為流俗不足聽水旱千里流殍無數則曰天地不仁
芻狗萬物固聖人所當聞也慧出東方人心震恐則曰天道助
順布新兆祥乃交趾所討也假省耕省斂之文以散青苗錢而
取二分之息於百姓假庶人任官之證以行免役法而植不拔
之根於胥吏啓人主侈心則飾鳧鷖守成之詩而曰宰制萬物
費不為侈疾士大夫異己則飾酒誥羣飲之說而曰小人衆多
當先殺罰此其所行之失大槩也夫其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而
倚君之威布其言於學者命其徒為師儒教於太孛以風於天
下合此者則升進官使而富貴不合此者則遺棄廢黜而困窮
而其言曰成天下之治在人材成天下之材在教養教養徧天
下行之數十年天下之士行異乎言言異乎行人自人書自書

鑑五十四

八

人自
人書
自書

以致中原板蕩之效則臨川氏之孛方且顯行識者憂之而未
如之何也喻於利者宗之而莫能遏也彼為老莊清淨者不好
則已矣故曰臨川經訓之禍甚於晏衍者豈虛云乎哉

夏侯
伯歸
漢

初右將軍夏侯霸淵之為曹爽所厚為討蜀護軍屯於隴西統屬
征西征西將軍夏侯玄霸之從子爽之外弟也爽既誅司馬懿召
玄詣京師以雍州刺史郭淮代之霸素與淮不叶音協和以為禍
必相及大懼遂奔漢漢主遇之甚厚姜維問於霸曰司馬懿既得
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

鍾會
具蜀
之憂

季者其人雖少若管朝政具蜀之憂也士季者鍾繇之子尚書郎
會也 三月具左大司馬朱然卒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
脩潔終日欽欽常若在戰場臨急膽定過絕於人雖世無事每朝
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

功然本傳 漢衛將軍姜維寇雍州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
安等守之侵偏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雍州刺史陳泰禦之淮使

厲公

泰率南安太守鄧艾進兵圍麴城斬其運道維引兵救之出自牛

徐公以清為易

吳主立太子亮

王凌廢立

匈奴冒姓劉

漢

頭山與秦相對秦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友道則我之禽也敕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使趣牛頭淮從之進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遂降鄧艾曰賊去未遠宜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其將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漢軍遂還 光祿大夫徐邈卒邈以清節著名盧欽嘗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狃切有所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不為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為涼州刺史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實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本傳二年夏五月初會誓潘夫人有寵於吳主生少子亮吳主愛之具

鑑五四

九

主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沈吟者歷年秋吳主遂廢太子和為庶人賜魯王霸死立亮為太子孫權傳

三年四月以王昶為征南大將軍 太尉王凌在以帝闇弱制於疆臣聞楚王彪有智勇欲立之迎都許昌遣將與楚王相聞凌遣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凌自知執窮面縛水次懿遣步騎送凌西詣京師凌行到項遂飲藥死賜楚王彪死盡錄諸王公置鄴使有司察之不得與人交關詔以揚州刺史諸葛誕為鎮東將軍督揚州諸軍事 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太祖留單于呼厨泉於鄴分其眾為五部居并州境內左賢王豹為左部帥部族最彊城陽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合散無主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執又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以塞姦宄之路司馬師皆從之 吳主頗寤太子和

呂岱
戒恪
十思

論恪
遠慮
無悻

吳太子
即
三征
計異

之無罪十一月吳主祀南郊還得風疾欲召和還侍中孫峻固爭
之乃止後立和為吳主以太子亮幼少議所付託孫峻薦大將軍
諸葛恪恪瑾之子也之可付大事吳主嫌恪剛很自用很下懇峻曰當今
朝臣之才無及恪者乃召恪於武昌恪將行上大將軍呂岱戒之
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三蘇暫
也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時咸
謂之失言恪本志 虞喜論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
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呂侯國之元者志度
經遠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疏機神不俱者
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
豈得隕首殿堂死於凶豎之刃世人奇其英辯造次可觀而哂歎
切笑不壞 呂侯無對為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敏華
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而費禕方
與來敏對其意無厭倦敏以為必能辦賊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
色也况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蜀為最爾之國而方

鍾五十四

十

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已有餘晏然無戚斯乃禕性
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為降人郭循所害豈非非見於彼而禍成於
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今觀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皆足以
為世監也是歲漢尚書令呂乂卒以侍中陳祗守尚書令

四年吳主病困召諸葛恪等入卧内屬以後事四月吳主殂謚曰
大皇帝太子亮即位改元建興以諸葛恪為大傅滕胤為衛將軍
呂岱為大司馬 十月征南大將軍丞相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
軍母丘儉等各獻征吳之計朝廷以三征計異詔問尚書傅嘏嘏
對曰議者或欲汎州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竝進攻其城壘或
欲大佃疆場上居良切界也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非全軍
之長策也司馬師不從十一月詔王昶等三道擊吳昶攻南郡儉

向武昌遵率眾七萬攻東興吳大傅恪將兵救東興遵等敕諸軍
作浮橋以度陳於堤上陳直觀切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
拔諸葛恪使冠軍將軍于奉與呂據為前部冠古玩切以功冠
從山西上奉謂諸將曰今諸軍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以爭鋒

厲公

魏吳敗 姜維 獲郭 循 郭循 刺費 禕

司馬 師自 責

廣

乃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所帆符咸切舟上慢

即至東關遂據徐塘奉見魏前部兵少謂其下曰取封侯爵賞正

在今日乃使兵皆解鎧去矛戟上迷浮切苗矛也下但兜鍪刀楯

兜當侯切整莫浮切兜鍪首裸身緣塙塙郎果切露解也亦作裸

魏人望見大笑兵得上便鼓譟蘇到切斫魏前屯呂據等繼

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二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籍蹈行兒

藉踐也死者數萬諸葛恪振旅而歸初漢姜維寇西平獲中

郎郭循漢人以為左將軍循欲刺漢主不得親近每因上壽且拜

且前為左右所遏事輒不果

五年正月蜀大將軍費禕與諸將大會於漢壽郭循在坐禕歡飲

沈醉循起刺禕殺之禕資性汎愛不疑於人越雋太守張嶷雋先

古印都國漢武帝開置郡入三嘗以書戒之曰昔岑彭帥師來歙

杖節歙許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待信新附太過宜

鑒前事少以為警禕不從故及禍詔追封郭循為長樂鄉侯本傳

王昶昶兩母丘儉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諸將大將軍

師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師弟安

東將軍昭時為監軍唯削昭爵而已以諸葛誕為鎮南將軍都督

豫州母丘儉為鎮東將軍都督揚州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救并

州并力討胡師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胡以遠役遂驚反

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悅晉書

習鑿齒論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為已過過消而業隆可謂智

矣若乃諱敗推過歸咎萬物常執其功而隱其喪四浪上下離心

賢愚解體謬之甚矣君人者苟統斯理而以御國行失而名揚兵

挫而戰勝雖百敗可也况於再乎漢姜維負其才武欲誘諸羌

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

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口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

定中夏况吾等乎不如且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

者及禕死維得行其志乃將數萬人出石營圍狄道吳軍還自

東興大傅恪恪各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為數出罷

勞上讀曰疲同辭諫恪不聽三月恪大發州郡二十萬眾入寇淮南

恪寇淮南

殺諸葛恪

陸遜知恪必敗

南陽王如皓

厲公

驅略民人諸將或謂恪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疆場音亦封也必相率遠遁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圍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五月還軍圍新城詔太尉司馬孚督諸軍二十万往赴之大將軍師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救母丘儉等按兵自守以新城委吳陳泰進至洛門姜維糧尽退還楊州牙門將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不能拔會大暑吳士疲勞病者大半諸將伺知吳兵已疲餉相吏切乃進救兵七月恪引軍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曳餘制切而恪晏然自若由此衆庶失望怨黷吳矣黷城痛怨也本作八月吳軍還建業孫峻因民之多怨構恪於吳主云欲為變十月孫峻與吳主謀置酒請恪遂殺之以葦席裹恪尸篋束腰篋莫結切投之石子岡夷其二族滅均表乞收葬恪曰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尽意故太傳諸葛恪罪積惡盈自致夷滅父子三首梟市積日梟工燒切斷國之大刑无所不震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

鑑五十四

八十二

莫与貳今之誅夷无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憮然且已死之人憮也憮憮切痛与土壤同域鑿掘斫刺无所復加乞聖明哀察於是吳主及孫峻聽恪故吏歛葬恪少有成名大帝深器重之恪父瑾常以為戚曰非保家主也父友張承亦以為必敗諸葛氏陸遜嘗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外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南陽王和妃張氏諸葛恪之甥也恪被誅峻因奪和璽綬遣使賜死初和妾何氏生子皓和死張妃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字孤遂撫育皓及其三弟賴以獲全

右邵陵公在位十四年見廢時年二十三晉立改封邵陵公泰始十年薨壽年四十三謚厲公

考異曰

嘉平元年正月曹爽何晏等族誅魏氏春秋曰宣王使晏曲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與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按

宣王方治爽黨安肯使晏典其錄就令有之晏豈不自知與爽
最親而與獨免乎此殆孫盛承說者之妄耳

五年十月吳孫峻殺諸葛恪恪傳曰恪省張約等書而去未出路
門逢太常滕胤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
自行旋未見上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躇而
還孫盛以為不然今從吳歷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四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五

魏紀

高貴鄉公

諱驍字士彥文帝之孫東海王霖之子也嘉平六年九月司馬師既廢齊王乃迎帝立之

正元元年卯春二月殺中書令李豐初豐年十七八已有清名海內翕然稱之其父太僕恢不願其然敕使閉門斷客曹爽專政司馬懿稱疾不出豐為尚書僕射依違二公閒故不與爽同誅司馬師秉政以豐為中書令是時太常夏侯玄有天下重名以曹爽親故不得在執任君常快快於兩切志不滿也豐皆與之親善師雖擢用豐豐私心常在玄豐在中書二歲帝數獨召豐與語不知所說師知其議已請豐相見以詰豐豐不以實告師怒以刀鐐築殺之懔懔也送尸付廷尉遂收玄下獄玄不肯下辭鍾毓自臨治之毓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領之而已及就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正始中夏侯玄何

鑑五十五

一

張

司馬師殺李豐

傅嘏知人

司馬師謀廢帝

鄉公

晏鄧颺俱有盛名欲交尚書郎傅嘏嘏不受嘏友人荀彘怪而問之嘏曰太初志大其量諒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利伊切內無關鑰下壯切關也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切妬也也也多言多讒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况昵之乎昵昵也嘏又與李豐不善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智而昧於權利若任機事其死必矣本傳中領軍許允素與李豐夏侯玄善秋允為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帝以允當出詔會群臣帝特引允以自近允當與帝別涕泣歎歎居切下香衣切歎息也允未發有司奏允前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音洛未至道死帝以李豐之死意殊不平九月大將軍師乃謀廢帝甲戌師以皇太后令召群臣會議乃奏收帝璽綬歸藩于齊使郭芝入白太后太后方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

高貴鄉公即位

儉欽司馬計馬師

文鵞勇力絕人

程咸議女刑

鄉公

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師師甚喜又遣使者授帝齊王印綬使出就西宮帝與太后垂涕而別丁丑師更召羣臣以太后令迎高貴鄉公疑於元城冬十月己丑高貴鄉公至玄武館庚寅公入于洛陽其日即皇帝位為齊王築宮于河內初揚州刺史文欽驍果絕人曹爽以鄉里故愛之爽誅欽已內懼又好增虜級以邀功賞司馬師常抑之由是怨望鎮東將軍母丘儉素與夏侯玄李豐善玄等死儉亦不自安乃以計厚待欽

二年正月儉欽矯太后詔起兵於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將五六萬眾渡淮西至項儉堅守使欽在外為游兵司馬師率中外諸軍以討之進據南頓閏月征西將軍郭淮卒以雍州刺史陳泰代之吳丞相峻率兵襲壽春司馬師命諸軍皆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向壽春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閒絕其歸路師屯汝陽母丘儉文欽計窮不知所為眾心沮散降者相屬之欲切也儉之初起遣書至兗州刺史鄧艾斬之兼

孟五一五

三

三

道前進先趨樂嘉城作浮橋以待師儉使文欽將兵襲之師潛兵就艾於樂嘉欽猝見大軍驚愕未知所為欽子鵞年十八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為二隊夜夾攻軍鵞率壯士先至鼓譟鵞輟也軍中震擾欽失期不應會明鵞見兵盛乃引還母丘儉聞欽退恐懼夜走眾遂大潰欽還至項不能自立欲還壽春壽春已潰遂犇吳軍母丘儉至慎縣為張屬所殺傳首京師諸葛誕至壽春詔以誕為鎮東大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夷儉三族儉孫女適劉氏當死以孕繫廷尉司隸主簿程咸議曰女適人者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於防則不足懲姦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恩男不遇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為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朝廷從之仍著於律令杜臧司馬師卒于許昌二月詔以司馬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吳孫峻聞諸葛誕已據壽春乃引兵還以文欽為幽州牧八月漢姜維將數萬人至枹罕上音膚其字從木漢金城邑入三國蜀魏趨狄道陳泰救雍州刺史王經進屯狄

陳泰
希簡
上事

帝論
少康
為優

帝論
書諸
儒莫

及
追鋒
車

王祥
至孝

道須東西合執乃進秦軍陳倉經輒渡洮水與維戰於洮西大敗
還保狄道城維遂進圍狄道詔長水校尉鄧艾與陳泰并力拒維
泰進軍隴西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揚言欲向其還路維懼九
月遁走泰還屯上邽音圭邑名古邽戎地也泰每以一方有事輒
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大將軍昭曰陳
征西沈勇能斷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
故也都督大將不當尔邪姜維退駐鍾提

甘露元年二月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諸儒論夏少康漢高祖
優劣以少康為優夏四月賜大將軍昭袞冕之服赤舄副焉鸛媿

朱履也帝幸太學與諸儒論書易及禮諸儒莫能及帝常與中護

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
堂并屬文論屬如特加禮異謂秀為儒林文人沈為文籍先生帝

性急請召欲速以望職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五人每有集會輒
奔馳而至出本七月漢姜維復率眾出祁山聞鄧艾已有備乃

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拒之維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

鑑五十五

三

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以艾為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九

月吳孫峻卒吳人以其從父弟綝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林切

以司空鄭冲為司徒左僕射盧毓為司空毓固讓票騎將軍王昶

光祿大夫王觀司隸校尉琅邪王祥詔不許祥性至孝繼母朱氏

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

持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往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

亦趨而共之母患之為之少止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酖祥

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爭而不與母遽奪反之反字素切覆也自後母賜祥

饌覽輒先嘗母懼覽致斃遂止漢末遭乱祥隱居三十餘年不應
州郡之命母終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委以州
事州界清静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
空別駕之功

二年四月吳主始親政事孫綝表奏多見難問上乃切也又科兵子
弟十八已下十五以上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使
將之日於苑中教習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又數出中書視大



吳主
辨蜜
中鼠
矢

諸葛
誕不
受召

仇國
論

帝時舊事問左右侍臣曰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
書可邪嘗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藏才浪切內藏蜜中有鼠
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吳主曰黃門從尔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
敢與黃門不服吳主令破鼠矢矢中燥先到切因大笑謂左右曰
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外濕裏燥此必黃門所為也詰之
果服詰去吉左右莫不驚悚吳志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素與
夏侯玄鄧錫等友善玄等死王凌母丘儉相繼誅滅誕內不自安
乃傾帑藏振施帑他曩切金帛之所也藏才浪切物所蓄也曲赦有
罪以收衆心賈充說司馬昭使召之於是詔以誕為司空召赴京
師誕得詔書為閉門自守之計遣長史吳綱至吳請救六月昭奉
帝及太后討諸葛誕吳人使將軍全懌全端唐咨王祚與文欽同
救誕 車駕次項司馬昭遣鎮南將軍王基等圍壽春基始至圍
城未合文欽全懌等將其衆突入城會全懌兄子輝儀在建業與
其家內爭訟來奔於是司馬昭使輝儀所親信入城告懌等說吳
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十二月懌等率其衆開門

鑑五十五

四

出降城中震懼 漢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欲乘虛向秦
川率數萬人出駱谷安西將軍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是時維數
出兵蜀人愁苦中散大夫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曰或問往古能
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
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
取多句踐卹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或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
爭項羽與漢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
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當商周之際王侯世
尊君臣父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
祖安能杖劍鞭馬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
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
裂狼分疾搏者獲多搏伯各切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
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
漢祖夫民之疲勞則搔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
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

卿公

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執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蜀志本傳

誕殺文欽

斬諸葛誕

三年正月文欽諸葛誕城內食竭出降者眾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誕遂殺欽欽子鴛虎踰城自歸於司馬昭軍吏請誅之昭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就戮然鴛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鴛虎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又表鴛虎皆為將軍賜爵關內侯城內皆喜且日益飢困司馬昭身自臨圍四面進軍同時鼓譟登城二月克之誕窘急單馬將其麾下突小城欲出司馬胡奮擊斬之夷其三族唐咨王祚等皆降吳兵萬眾器仗山積議者以為淮南仍為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以王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 昭之克壽春鍾會謀畫居多昭親待日隆委以腹心之

鑑五十五

五

昭九讓晉公

帝幸太學

誅孫綝

鄉公

任時人比之子房 漢姜維聞諸葛誕死退還成都 五月詔以司馬昭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昭前後九讓乃止 詔以關內侯王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更古儻切鄭康成云三老五更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蔡邕以更為叟帝率羣臣幸太學行養老乞言之禮晉書王祥傳 吳孫綝以吳主親覽政事多所難問甚懼稱疾不朝吳主陰與將軍劉丞謀誅綝全后父尚為太常衛將軍吳主謂尚子紀曰孫綝專執輕小於孤今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督使密嚴整士馬紀承詔以告尚尚以語紀母母與綝同堂姊使人密語綝九月綝夜以兵圍宮廢吳主為會稽王迎立琅琊王休亮後黜為族官侯自殺 孫綝奉牛酒詣吳主吳主不受出怨言曰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吳主銜之密與張布丁奉謀因臘會誅之夷綝三族 初漢昭烈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姜維用事建議以為錯守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聽敵入平重關頭鎮守以捍之令游軍旁出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自然疲乏然後并力博之此殄敵之術也

龍見井中

潛龍詩

欲除司馬昭

成濟刺帝

陳泰謂斬賈充

常道鄉公即位



於是漢主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
守漢城蔣子兩切城悲中切漢樂二城蜀主建興五年諸葛亮出屯漢中營沔北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井中先是頓丘冠軍陽夏井中漢南陽邑夏音賈漢陳國之邑二國並屬魏屢有龍見胡旬羣臣以為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

右高貴鄉公在位六年壽年二十

元皇帝史曰陳留王

諱奐武帝之孫先名璜司馬昭既弒高貴鄉公乃白太后迎立之更名奐即皇帝位年十五後禪于晉大安元年薨謚曰元皇帝

景元元年庚辰夏四月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五月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陛下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

鑑五十五

六

正使死何懼況不必死邪於是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帝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自外入逆與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劍眾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抽戈前刺帝殞于車下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左僕射陳泰不至昭使其舅尚書荀勗召之泰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曰卿更思其次泰曰泰言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昭乃不復更言太后下令罪狀高貴鄉公廢為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王沈以功封安平侯大傅司馬孚等上言請以王禮葬高貴鄉公太后許之使中護軍司馬炎迎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於鄴以為明帝嗣炎昭之子也六月癸丑太后詔常道鄉公更名奐甲寅入洛陽是日即皇帝位年十五大赦改元十二月尚書王沈為豫州刺史初到下教敕屬城及士民曰若有能陳長吏可否說百

王沈
求忠
廉

冰炭
不言
自明

薛瑀
知漢
將亡

竹林
七賢

元帝

姓所患者給穀五百斛若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者給穀千斛主簿陳歆今褚若力灼切入白曰教旨思聞苦言示以勸賞竊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昧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言之不用謂設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小須後沈又教曰夫興益於上受分於下問切也定分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褚若復白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言將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明不足以並周公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沈乃止沈傳

二年十月漢主以董厥為輔國大將軍諸葛瞻為都護衛將軍共平尚書事以待中樊建為尚書令時中常侍黃皓用事厥瞻皆不能矯正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與皓往來祕書令郤正與皓比屋周旋此毗必切三十餘年澹然自守不為皓所愛憎故官不過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禍吳主使五官中郎將薛瑀况切聘于漢及還吳

鑑五十五

七

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至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吳志是歲鮮卑索頭部大人拓跋力微始遣其子沙漠汗入貢拓吐各切胡安切拓跋力微之子因留為質力微之先世居北荒至可汗毛始彊大後五世至可汗推寅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鄰使其兄弟及族人分統部眾為十族鄰老以位授其子詰汾南遷匈奴故地詰去吉切汾符分詰汾卒力微立復徙居定襄之盛樂部眾浸盛盛時征切漢書作成樂音諸部皆畏服之

三年十月漢大將軍姜維入寇洮陽鄧艾與戰於侯和破之維退住沓中 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陳留阮籍兄子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阮籍為步兵校尉其母卒籍方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脊骨立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司隸校

阮籍
飲酒

劉伶
嗜酒

稽康
箕踞

殺稽
康

論湯
武非
篡奪

鍾會
勸伐
蜀

尉何曾惡之面質籍於司馬昭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
賢執政綜核名實綜核子宋切讀若錯綜之若卿之曹不可長也
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
何以訓人宜擯之四裔無令汙染華夏昭愛籍才常擁護之阮咸
素幸姑婢姑將婢去咸方對客遽借客馬而追之累騎而還劉伶
嗜酒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鍾隨之荷下可切負也鍾曰死
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為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鍾會方有寵
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鍛錘音錘錘其兩脚而
煉不為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
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街之山濤為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
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之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
兄巽誣安不孝康為證其不然會因譖康嘗欲助母立儉且安康
有盛名於世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宜因此除之昭遂殺安及康
管見曰昭方有代魏之志故惡康非湯武是以湯武為弑君奪
國與已同也不然是以已為應天順人與湯武一也湯武革命

蓋五十五

八

李

之事經仲尼折衷取其善語以訓後世真應天順人豈曰弑君
奪國云乎師廢芳昭弑髦炎代璜三君之失果可班於桀紂為
天下所疾耶不如桀紂為天下所疾而司馬氏弑而奪之乃敢
以湯武自况小人之無忌憚自以為中庸者則其濫殺無辜又
奚責矣

司馬昭患姜維數為寇官騎路遺求為刺客入蜀從事中郎葛
勛曰明公為天下宰宜杖正義以伐違貳而以刺客除賊非所
以刑于四海也昭善之昭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為不可獨司隸
校尉鍾會勸之昭諭眾曰自定壽春已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
止時戰以擬二虜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功差難不如先定
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也虢古
國名春秋左傳晉侯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
四萬然則餘眾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絆博漫切使不得東
顧直指駱谷上音各漢中與嶺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
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鍾會為

元帝

黃皓
信巫
鬼

劉寔
知鄧
艾下
還

昭受
爵命
魏舒
射策

鎮西將軍都督關中姜維表漢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
並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廖力弔切又力救切姓也出自古
賢者廖伯安之後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
謂敵終不自致啓漢主復其事羣臣莫知出晉書文帝紀及鍾
會蜀志姜維等傳
四年五月詔諸軍大舉伐漢遣征西將軍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
道趣甘松沓中趣音趨嚮也甘松嶺地諸羌之
地有甘松嶺以地產甘松為名以連綴姜維雍州
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鍾會統
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斜以遮切谷干蜀切漢
中谷名南谷名褒北谷
名斜首尾三百里駱音各解見景元三年子午道漢平帝時王
裕通之秦記曰子午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一名樊川屬魏
廷尉衛瓘持節監艾會軍事或以問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
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荅八月軍發洛陽大賚
將士陳師誓衆漢人聞魏兵且至乃遣廖化將兵詣沓中為姜維
繼援張翼董厥等詣陽安關口為諸圍外助救諸圍不得戰退保
漢樂二城翼厥比至陰平聞諸葛緒將向建威留住月餘待之鍾
會率諸軍平行至漢中九月鍾會使前將軍李輔圍王含於樂城

鑑五五

九

護軍荀愷圍蔣斌於漢城愷可會徑過西趣陽安關使護軍胡烈
為前鋒攻關口漢武興督蔣舒迎降會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鄧
艾遣天水太守王頌直攻姜維營嶺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金
城太守楊欣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兵還欣等追躡
於疆川口維敗走聞諸葛緒已屯橋頭乃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
緒後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還從橋頭過遂至陰平合集士衆欲
赴關城聞其已破退趣白水遇廖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劔閣以
拒會樹十月漢人告急於吳吳主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
壽春將軍丁封孫異如沔中以救漢 詔以征蜀諸將獻捷交至
復命大將軍昭進位爵賜一如前詔昭乃受命昭辟任城魏舒為
相國參軍初舒少時遲鈍質朴鍾徒困切謂性不為鄉親所重年
四十餘郡舉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
高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已榮乎
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而對策升第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
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舒容範閑

元帝

魏舒
史大
事

鄧艾
奇兵

鄧艾
長驅

漢主
降

元帝

雅發無不中竹用切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而謝曰吾之不足
 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及為相國叅軍府朝碎務未嘗
 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眾人莫能斷者舒徐為籌之多出眾議之
 表昭深器重之魏晉書鄧艾進至陰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趣
 成都江油本漢之廣漢剛氏道要也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遂引軍向
 白水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執密白緒畏懦乃則切又乃亂切不進
 檻車上戶懸切徵還軍來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
 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鄧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
 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涪音浮蜀地廣漢邑出劔閣西百里去成
 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
 方執而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
 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
 匱瀕於危殆瀕必隣也艾以擅自褻推轉而下推通回切推將士皆
 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
 拒艾至涪停住不進尚書郎黃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

鑑五十五

十

入平地瞻遊豫未納崇再三言之至于流涕瞻不能從艾遂長驅
 而前擊破瞻前鋒瞻退任縣竹艾以書誘瞻使降瞻怒斬艾使列
 陳以待艾陳與艾大破之斬瞻及黃崇瞻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
 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殄徒典切用生何為策馬冒陳而死
 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為城守調度徒父切調賦聞艾已入平地
 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漢王使羣臣會議或以為蜀之與
 吳本為與國宜可犇吳或以為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
 可犇南光祿大夫譙周以為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今若
 入吳國亦當臣服且治政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
 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為稱臣為小孰與為大再
 辱之耻何與一辱且若欲犇南則當早為之計今大敵已近禍敗
 將及何至南之有乎漢主乃遣侍中張紹等奉璽綬以降於艾別
 敕姜維使降鍾會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於艾戶二十八萬
 口九十四萬甲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艾至成都城北漢王率太
 子諸王及羣臣面縛輿襯詣軍門艾持節解縛焚襯延請相見檢

姜維降

張悌知司馬氏必興

鄧艾自矜

鍾會有異志

元帝

御將士無得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漢主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漢羣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姜維未知漢主所嚮引軍東入于巴得漢主救命乃與廖化張翼董厥等同詣會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於是諸郡縣圍守皆被漢主赦罷兵降艾及蜀志諸吳人聞蜀已亡乃罷丁奉等兵魏之伐蜀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未服今又勞力遠征敗於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叡承之刑繁役重司馬懿父子除其煩苛音何煩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髮莫切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根固矣姦計立矣今蜀闔官專朝闔衣檢切宮中守門者通作奄國無政令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十二月分益州為梁州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稅之半

五年以鄧艾為太尉鍾會為司徒各增食邑 鄧艾在成都頗自

鑑五十五

十一

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艾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艾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執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預為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封禪為扶風王以顯歸命之寵昭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眾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執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媿以損國家計也鍾會內有異志乃與衛瓘密白艾有反狀

咸熙元年正月壬辰詔以檻車徵鄧艾晉公昭恐艾不從命敕鍾會進軍成都會遣衛瓘先至成都收鄧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

衛瑾
艾收鄧

鍾會
欲作劉備

殺鍾
維會姜

殺鄧
艾向雄
尸收會

元帝

瑾因以為艾罪瑾知其意然不可得距日許切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奉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雞鳴必悉來赴瑾唯艾帳內在焉平日開門瑾乘使者車徑入至艾所居艾尚卧未起遂執艾父子置艾於檻車丙子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推艾艾父子既禽會獨統大眾威震西土遂決意謀反會欲使姜維將五萬人出斜谷為前驅會自將大眾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浮渭入河以為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洛陽一日天下可定也會得晉公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我云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丁丑矯太后遺詔景元四年太使會起兵廢司馬昭皆班示坐上人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嚴兵圍守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盡坑魏兵復立漢主密書與

蓋五十五

二

吉

劉禪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從維言誅諸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會愛信之建怒列獨坐啟會使聽內音納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列給語親兵及疏給徒在與其子淵曰丘建密說消息會亦作大坑欲悉呼外兵培殺內坑中格步須切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轉相告皆徧已知日中胡淵率其父兵雷鼓出門鬪會會將士死者數百人殺漢太子璿及姜維妻子軍眾鈔略鈔初略取死喪狼籍上音郎下秦昔切狼籍草而卧去衛瑾部分諸將數日乃定鄧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迎還衛瑾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為變乃遣護軍田續等將兵襲艾遇於縣竹西斬艾父子鞞本傳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晉公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鍾會躬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音疾智切骨有肉曰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

感義收葬教亦無關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何必使雄皆死違生以立於世明公讎對枯骨捐之中野豈仁賢之度哉晉公悅與宴談而遣之

二月車駕還洛陽初劉禪使巴東太守羅憲將兵守永安吳聞蜀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兵不恤我難而背盟微利於

魏也切憤不義甚矣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憤激上房問而振激也切兵人聞鍾鄧敗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乃

使撫軍步協率眾而西憲力弱不能禦遣使告急於安東將軍陳騫協攻永安憲與戰大破之吳主怒復遣鎮軍陸抗等帥眾三萬

人增憲之圍陳騫言於晉王遣荊州刺史胡烈攻西陵以救憲具師乃退 三月以王祥為太尉何曾為司徒荀顛為司空 進晉

公爵為王王祥何曾荀顛共詣晉王顛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尽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雖

尊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我不

為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王祥傳 劉禪幸家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擾而沼切攘汝

也攘竊禪之大臣无從行者惟祕書令郤正也上綺戰切郤姓單身隨禪禪賴正相導宜適幸動无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初漢霍弋

都督南中聞魏兵至欲赴成都劉禪不聽成都守弋素服大臨三日臨力禁切哭諸將勸弋速降弋曰去就大故不可苟也若魏

以禮遇主上則保境而降万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禪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晉王善之拜南中都尉封劉

禪為安樂公晉王與禪宴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為之感愴楚亮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

在不能輔之久全况姜維邪 五月追命舞陽文宣侯懿為晉宣王忠武侯師為景王 晉王奏使司空荀顛定禮儀中護軍賈充

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大保鄭冲摠而裁焉 吳分交州置廣州 吳主寢疾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奮出拜之吳主孫亮

吳錄載休詔曰太子名奮音如胡把興臂拍奮以託之吳主殂水灣澳之灣字茵茵音如迄今之迄

王祥不拜晉王

劉禪舉家遷洛

劉禪喜笑自若

吳主

吳主

孫皓即位

王肅

女生

炎及

論曹操非篡漢

謚曰景帝吳人以蜀初二交趾攜叛音止越地國內恐懼欲得

長君左典軍萬或嘗為烏程令與烏程侯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

長沙桓王之疇也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與左將

軍布與布說朱太后遂迎立皓改元元興 八月命中撫軍司馬

炎副貳相國事尋為撫軍大將軍 初晉王娶王肅之女生炎及

攸攸性孝友多才藝名聞過於炎聲聞所至也晉王欲以攸為世子

何曾裴秀曰中撫軍聰明神武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

相也晉王由是意定立炎為世子 初吳主之立發優詔恤士民

開倉廩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者禽獸養於苑中者皆放之

當時翕然稱為明主及既得志麤踈也胡切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

大小失望濮陽吳張布竊悔之或譖諸吳主十一月朔吳布入朝

吳主執之徙於廣州道殺之夷三族 是歲罷屯田官

陳壽評曰古者以天下為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

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

既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

八鑑五十五

十四

三

於曹爽誅夷齊王替位高貴八才慧夙成好問尚辭蓋亦文帝之

風流也然輕躁忿戾自陷大禍陳留王遭家不造疆臣擅權雖有

明智過人亦無所施也

温公曰漢室不綱羣雄糜擾乘輿播遷莫之收省太祖獨奉迎而

相之披荆棘以立朝廷則其名義固足以結民心矣加之英威

明略過絕於人驅策賢豪盡除姦宄於是張繡屈服呂布授首

公路野死本初覆亡劉琮獻地韓馥遁逃中原肅清戎狄請服

然則魏取天下於盜手非取之於漢室也惜其挾中多詐猜忌

賢能此海內所以不盡服也及文帝受禪明帝繼業內綏外禦

不廢前功而明帝於彌留之際為姦臣牽率嗣子幼弱寄託非

人曹爽驕鸞黨與輕佻禍自內興遂衰微不振以至易姓悲夫

右元帝在位五年遜位時年二十遜居王位又三十八

年壽年五十八

右魏五主四十五年起庚子終甲申

考異曰

元帝景元元年正月高貴鄉公出懷中黃素詔王沈王業奔走告

元帝

司馬昭王經不從 世語曰經因沈業申意今從晉諸公贊

陳泰請斬賈充 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太傅司馬孚尚書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大將軍入禁中泰見之悲勵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大將軍久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歐血薨裴松之以爲違實今從干寶晉紀

咸熙元年正月衆殺姜維鍾會衛瓘傳曰會留瓘謀議乃書板云欲殺胡烈等奉以示瓘瓘不許因相疑貳瓘如廁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瓘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瓘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瓘瓘辭眩病動詐仆地比出閣數十信追之瓘至外解服鹽湯大吐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瓘作檄宣告諸軍並已唱義陵旦共攻會殺之常璩華陽國志曰會命諸將發喪因欲誅之諸將半入而南安太守胡烈等知其謀燒成都東門以襲殺會及維今

蓋五二五

一三

從魏志又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如斗非身所能容恐當作升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五

